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三目錄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敏公鏜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續藏書卷十三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三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征蠻  
功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

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

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

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壘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

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遣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

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  
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  
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  
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  
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乃令道等  
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略景東諸處叅軍兵  
部郎中侯璉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  
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  
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

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戛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箠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

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憂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憂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

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歷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

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

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  
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  
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  
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冊保毛福壽等陞賞亦  
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  
也定西侯亦病歿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  
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  
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  
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

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

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贄曰：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

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疏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

故弇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景帝

景陵

楊善字思敬前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

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文皇起義兵已

知善名著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文皇卽

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

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

又六年進爲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

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

奇楊榮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貴治居第郭外有園

一功第

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胠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  
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  
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慙虜始挾太上  
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  
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  
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  
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  
者來與飲帳中詔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  
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狖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穉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

、節、節、俱、妙、即、蘇、張、復、出、何、以、加、之

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刳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

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

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  
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  
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  
寺事而大司馬謝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  
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  
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  
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  
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  
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勲，衛；一爲指揮，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

馬都尉

李贄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  
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  
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  
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  
是真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也  
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  
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

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功擢

涑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景陵  
茂陵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閤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

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軌追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

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柰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

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

虜三口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其  
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  
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  
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  
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  
去亨旣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  
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  
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  
左叅將諸子姪澗溟濟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叅將

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  
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  
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亨畏于少保  
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  
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帆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  
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爲飛語謂于少保及王  
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言及于少保上意  
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  
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

廢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

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功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

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

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妙上笑

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

闈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

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之。上不許。會兵部尚書

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奸箇于謙，亨亦不自

安。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

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

郟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補快陛下復位，安用如此

勞攘？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

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

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

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  
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  
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上遂  
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  
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  
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溟得戍郴州。少子潛，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郴，累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

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人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景帝

景帝

裕陵

景帝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鼐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

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爲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

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抹奏至賊已退優  
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  
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  
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  
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  
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  
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  
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

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

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

儻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  
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  
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承斌之子嵩請于朝、  
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叅乞嗣、不許、  
授世指揮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神功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獠獍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

洩廉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屬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  
後。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  
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  
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  
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  
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  
貴州按察使應劭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  
贈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漕河切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瓦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

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旣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

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  
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當時是轉運  
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  
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  
困，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勅獎  
公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  
修，卒贈侯，諡恭襄。公園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  
談論，疊疊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徃古成敗治亂之故。

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淤運者本  
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  
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  
數萬石挽卒徃徃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  
又治邦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  
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功爲多公  
久嗣清江浦漕渠旁徃徃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  
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  
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

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黔國公。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珪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功  
河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己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亂道避虜于謙力言不可遂止景帝卽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

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

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李準。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公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

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鍵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節且宣，用

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緇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溉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

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籲神視。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徒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已也。已而

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疑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卽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

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  
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  
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翺  
曰有貞才學亦難得得、下、謙、毒、發、一、一、一、得、一、成、一、也、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  
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穎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鷺疏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聖○明○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

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潁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卽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

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  
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  
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  
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功祭劫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茂陵

裕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

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

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

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旣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

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

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  
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  
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  
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  
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  
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  
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  
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

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旣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  
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  
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  
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  
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  
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  
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  
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  
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眾梁延

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  
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  
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與  
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  
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  
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  
御史論糺直入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徒  
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  
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

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  
臺所旌拔御史屠滂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  
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木弘治初赦還鄉尋上  
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  
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  
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  
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  
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  
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訶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游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  
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浦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  
中貴人廣臾之以越名上上遂詐陛見上慰喻  
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  
緩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  
事越至卽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  
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  
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  
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

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介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母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難有難逢、介州識之、當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母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

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蹀。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  
征迤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  
已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  
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  
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  
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公進據房陸民兵不滿  
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  
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

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

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  
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  
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  
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  
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  
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  
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  
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

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勲封名臣卷十三終